



磁州窑装饰图案

韩修竹 刘天鹰 编绘

河 北 美 术 出 版 社

磁州窑装饰图案

磁州窑的发现和研究出自本世纪初。1918年河北省巨鹿县的农民因天旱打井时在深土层里发现白地黑花瓷器和其他日用器皿。文物一出土，考古界很快就确认为这是宋代湮没埋藏的。巨鹿县志记载“大观二年秋（公元1108年）漳水溃堤，水入镇，三明寺塔及罗汉堂外均淹水中，水退，泥淤二丈余。”当时的古董商一面向国外盗卖，一面又着手对巨鹿遗址进行大规模的盗掘，他们野心勃勃，企图将大半个巨鹿统统挖遍。1920年天津博物馆对巨鹿做了调查，写出《巨鹿宋器丛录》一书。1926年北京博物馆也组织了巨鹿遗址的发掘研究。文物商肆无忌惮的盗掘盗卖，引起了国际古陶瓷界的广泛注意，由于我国当时还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巨鹿出土的宋代瓷器精品大部分流落国外，英、日、美、南朝鲜等国的国家博物馆或私人博物馆均有收藏。本书中部分图案就是依据国外出版物绘制的。起初，这些瓷器的窑口归属对中外研究者还是个谜，通过考古专家不同时期的考察调查，巨鹿出土瓷器的窑口

在磁州(磁县)找到归宿,定名为磁州窑器。明曹明仲《格古要论》“古磁器出河南彰德府磁州,好者与定器相似,但无泪痕,亦有划花、绣花,素者价高于定器,新者不足论也。”然而,“划花”、“绣花”瓷器在中国北方类似窑场很多,为了更贴切的定名,陶瓷考古界引伸出磁州窑系的概念。

磁州窑系是中国宋代北方最大的一群民窑体系,它的主要窑场分布于今河南、河北、山西三省,而以河南省为最多、产生的年代也较早。

河北省:磁州窑。

河南省:修武当阳峪窑、鹤壁集窑、禹县扒村窑、登封曲河窑。

山西省:介休窑。

江西省:吉安吉州窑。

磁州窑系窑口分布地域较广,各地制瓷条件又有区别,它们发展不平衡又互相影响,研究考察表明它的上限至少在唐末、五代,北宋时期逐渐成熟,形成群体的独特风格。从遗址出土研究表明,在众多窑口中规模最大的、生产延续时间最长的、装饰技艺较集中、较全面、较有代表性的是磁州窑。(观台窑、彭城窑)。

近几十年来，国内外专家学者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述，探索磁州窑的历史地位和艺术成就。日本有《磁州窑》图录出版；美、英、日、意等国专家还召开了磁州窑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专集。

磁州窑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最杰出的成就集中表现在它的浓厚的民间艺术风格，构成这种风格的支架是它的独特装饰技法，归纳起来主要有黑釉刻划花、白釉刻划花、铁锈花、三彩、红绿彩等。

在研究中国古代文人画发展的时候，不能舍弃对磁州窑铁锈花的探讨。甘肃省博物馆藏一件宋代磁州窑“张家造”虎纹枕，枕为长方形，枕面绘一虎，正面为竹纹，后面绘折枝花卉，两侧为勾线花卉，右上侧题“明道元年（1032年）巧月造，青山道人醉笔于沙阳。”十六字，明道为仁宗年号。这是目前发现题记年款最早的铁锈花瓷枕，笔法熟练，形象生动，可以肯定不是初创期作品。在北宋盛行宫廷工笔画法的时候，磁州窑铁锈花早已有以形写神的产品源源行銷于市，进入寻常百姓家了。

瓷枕这种特殊的陶瓷用品，出现在唐代之前。传说中黄粱梦的故事，只因卢生枕了一会儿道人的小瓷枕才有了一场美

梦浮现。磁州窑有多家制枕的“专业户”，枕的底部戳印“张家造”、“刘家造”、“赵家造”等字样，画匠往往在不显眼的图案边缘藏款，如，“漳滨逸人制”等。宋金对峙，战事频繁，磁州窑处于太行山麓的“拉锯”之地带，不能不受战乱影响。但是百姓日常生活仍离不开陶瓷日用品，能够维持生产的磁州窑，也成了少数文人避世隐居之处。毫无疑问，“逸人”们的介入，把磁州窑的某些产品携入了笔墨情趣舒发灵性的境界。传世的部分枕面书画也证明确实有一些“大手笔”存在。前面提到的“青山道人”也属于这一类。磁州窑工匠的铁锈花，画法同士大夫文人的欣赏情趣撞击产生了共鸣。但是就铁锈花本身而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还是磁州窑工们创造的艺术形式。总体看，磁州窑所绘图画不是那么超脱冷漠，书写的诗句亦不是那么生涩严整，多为顺口溜式的民谚，比较贴近生活，易于被平民百姓吟唱接受。

铁锈花适合陶瓷的快速生产，成本低廉，应变能力强，这也是它能够连续发展几个世纪的缘故。时至金、元画工更加放荡不羁，表现了豪放洒脱气概。

金据中原，磁州窑系窑场正在金的统治之下，北方女真族的文化的渗透，客观上也促使了磁州窑风貌的骤变。以前考古

研究只讲宋元，掩饰了金的存在和金的历史作用。根据观台窑址的发掘、残瓷埋藏层表明金在磁州窑发展史上具有明显特征。更甚者言，这个时期是磁州窑发展鼎盛的阶段。奔放流畅的画风替代了工细严紧的刻划花，铁锈花勃兴，低温三彩釉、烤花红绿彩大量烧造技艺纯熟，窑变类的“玳瑁”、“兔毫”、“油滴”等增加了磁州窑的釉色美。仿制定窑、钧窑、耀州窑产品使磁州窑更加丰富多彩。彭城、临水窑出土的金饰瓷器灿烂耀目，峰峰文管所藏的红绿彩贴金文殊菩萨和武士俑代表了金代磁州窑瓷雕的艺术水平，瓷雕和铁锈花综合装饰也得到应用。总之，金代的磁州窑上承北宋，下启元明，把磁州窑艺术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也为研究宋金元磁州窑发展史提供了佐证。

元代磁州窑在造型上融会了某些蒙古族的艺术形式，装饰上以龙凤为主题的图案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形象悍然不可一世。图版103双凤坛，墨笔一挥龙凤飞舞，几乎不加其他什么修饰，细部刻划也是寥寥数笔白线；图版106龙坛，铁锈花由于色料的缘故在白色瓷胎上只有黑或褐的变化，缺乏灰调补充，只有道道白线既能刻划形体又有调合黑白关系的二重作用。窑工使用一种叫篦齿的画具，一排小齿一下可划出数道白线，

巧妙至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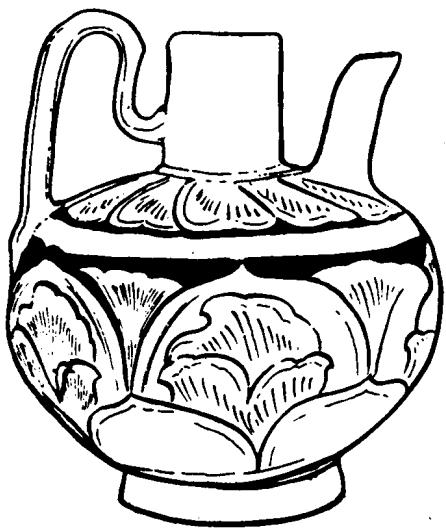
明代磁州窑造型比之宋金元更趋实用型发展。铁锈花由粗犷转向细腻。图案多采用纤细简练线条勾勒，以龙凤人物见长，随意点缀花花草草，线块结合，清新悦目。

明清以降，中国制瓷中心移向江南、磁州窑尽管在工艺技术上有重大发展，窑场兴旺，日用粗瓷器产量激增，但模仿其他窑口产品甚多。铁锈花也在清代后期被蓝花所替代。毋可否认它渐渐失去了宋金元的磁州窑艺术风格，但仍然保留了民间通俗的艺术特点。蓝花料适合毛笔勾染，用笔淋漓尽致。蓝花比之黑花更易取得百姓喜爱，称之为“北方民间青花”。

总之，从唐末至清代磁州窑陶瓷装饰图案在器皿上留存了大量的宝贵资料，有其独特的民间艺术风格，值得我们研究借鉴。

白釉刻划花

白色化妆土早在晋代就有应用,那时采用化妆土不过是单单为了遮掩瓷胎的青灰颜色,薄薄的白土层起到化妆粉饰作用。磁州窑则利用它刻花做装饰材料。磁州窑刻花与其他窑口有很大区别。定窑、耀州窑非常讲究刀法,纹样是用斜刀偏出来,一刀见阴阳,宽窄深浅变化多端;而磁州窑与其说是刻不如说是划更准确,用竹针一类尖形工具中锋运行划出线条,然后剔除边沿外余部化妆土。这种巧妙运用原材料制造的灰白相间、图案光洁柔美的独特技艺,是磁州窑的特色。它多以牡丹、莲花、卷草为素材,一般采用二方连续式或四方连续式,以活泼错落有致的藤蔓缭绕饱满丰盛的花朵。牡丹花头变化甚多,足有几十种,然而,花叶花蔓变化则较少。有的以赭石料填地,花纹更加华丽突出,图案保留了唐和五代的丰韵。图版6左为宋代当阳峪剔花坛。



宋代白釉剔花水注(左)

宋代白釉剔花牡丹壶(右)



宋代白釉剔花盘口瓶(左)
宋代白釉剔花水注(右)





宋代白釉剔花水注(左)

宋代白釉剔花水注(右)



宋代白釉剔花盘口瓶(左)



宋代白釉剔花盘口瓶(右)



宋代白釉剔花坛(左)

宋代白釉剔花几何纹坛(右)



宋代白釉剔花几何纹瓶(左)
宋代白釉剔花几何纹筒(右)





宋代白釉刻花牡丹瓶(左)

宋代白釉刻花牡丹长颈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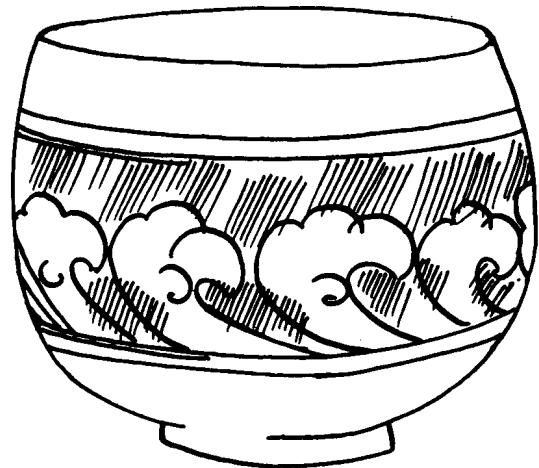
宋代白釉剔花盘口瓶(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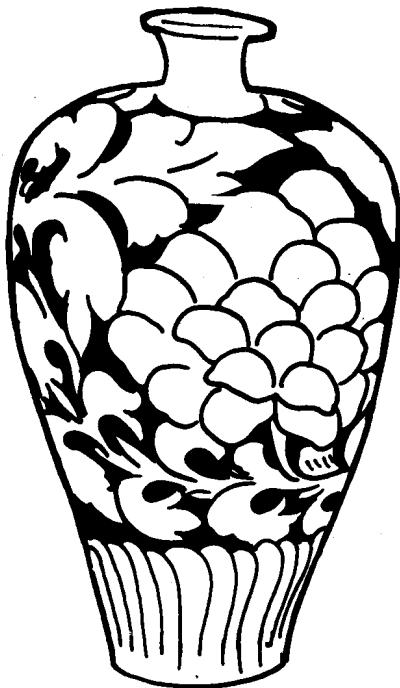


金代白釉刻花瓶(左)

金代白釉刻花荷叶盘(右上)

金代白釉刻花水纹钵(右下)





金代白釉剔花牡丹瓶(左)

金代白釉剔花玉壶春(右)

